

## 情景交融

## 渴望下雪

○孙昌建

由秋入冬,想的第一件事还是下雪,我知道在杭州这是一件只能想想的事情。想想也是好的,因为我们的记忆中毕竟还有过那么几场雪的。大约是2013年就有过一场的,虽然不算鹅毛飞雪,那也是从早上到中午到下午,好像时间是由片片飞雪缀联而成的,这在我们江南几乎是要几年才一遇的。我是一会看窗外,一会看电视,整个人是呆呆地出神,键盘上竟然敲不出半个字来。心想如果我是一个农民,不就是想弄点炭火烤烤,或去雪地里拔几棵青菜,或烤几个红薯来吃……这时我在微信上对一位南方朋友说,杭州此刻正在下雪。她立马说,那你还傻着干吗,快去看断桥残雪啊。

一语点醒。

下班时我即选择步行回家,因为这是最亲近雪的一种方式,也是最为安全的一种,更是能让身体发热的

一种。灯光下的漫天飞雪,昏黄中的飞絮精灵,我看到了环卫工,看到了不少穿工作服的人,还有那些匆匆回家但脸上有着兴奋劲的路人。当然,还有各色的雪人,这时满城尽是艺术家。

是啊是啊,我是在城市里跟这一场雪发生关系的,不是在一个农业社会,不是在古代,虽然我多么想回到古代。

回到家,我温了杯酒喝。

第二天早上,我就挂着相机去看西湖雪景了。

我没有奔断桥而去,我去了人声车马稀的曲苑风荷,在那里温习了中国山水画的意境。雪真是最伟大的化妆师,最伟大的画家,它只用一种材料一种颜色,就把世界给装扮得如梦如幻。树与树,树与人,人与湖,湖与天,天与地,有分界却无分野。这个时候的世界真是千

净,甚至可以说是素净,但是素净中又分明有一种高远凄清的境界。尤其可喜的是,因为这一天学校是临时放假,我看到了红红绿绿的孩子在嬉玩在拍照,有的甚至调皮地朝陌生人扔雪球,陌生人也马上加入到打雪仗的行列中去了。更有美丽冻人的新娘在拍婚纱照,新郎则在一旁瑟瑟发抖,这一幕在告诉人,美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

随后我走过了西泠桥,我想去看看苏小小,这样的女子应该是人见人怜,天见天怜,但现在天不怜了,香消玉殒去,颇与雪相似。只见一小伙子拿着个硕大的“爱派”在拍照,一边好像还在做着现场直播,大意是说,我现在苏小小墓面前,马路上没有雪,树上全是雪,等下我走到断桥再告诉你……看神情像是在给他心中的小话呢。

孤山后路是我最喜欢的一条小路,那里有西泠印社

有放鹤亭有林启林和靖,还有冯小青和苏曼殊,当然还有豪气的陈英士。最有趣的是鲁迅先生,本来他跟西湖关系并不大,但他的塑像因为塑得高,雪便也积得多,特别是他的头顶和鼻子上的雪,有一种勾勒的效果,极为有趣。孤山在民国时就以梅花著称,不,在林和靖的时代即出了名。这时的腊梅已经含苞了,细看,似有欲开未开之势。而那几块平整的草圃,则成了一个天然的滑冰场,只不过更多的人在那里搭雪人。其中有一个雪人特别萌,因为有人贡献了一顶红帽子和一副眼镜,我走了几步又折回去,把自己的红围巾给她围上,让自己和别人都咔嚓了一番。当然,最后我还是把围巾围在自己的脖子上带走了,否则回家不好交待啊。

最后我到了断桥。天哪,正如法海不懂爱一样,断桥也不懂雪,因为桥面路面

几乎没有雪啊,雪只在桥身外的石沿石缝上有一点。我在想,多少外地人赶来看断桥残雪,他们一定会失望的,但是如果你看宝石山,看保俶塔,那感觉完全不一样,淡淡的素素的,像一幅素描。于是,我想到今人画山水画雪境,为什么画不出古韵来了,因为画家都坐汽车坐飞机了。是啊,在这断桥,即使没有环卫工人的清扫,所有赶来的人呵一口热气,几乎都可以把雪给融化了。所以断桥残雪,只能像皇帝题的那一块碑一样,一年四季都可供人拍照。

这一个上午,我用单反和手机,拍了几百张照片,衣服和鞋子是湿的,手和脸是冰的,但心却是热的。我感觉这半天自己还是在向古人学习,因为我在以自己的方式跟雪亲近,在跟大自然亲近,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诗意的呢?

渴望下雪。

## 百姓故事

## 山道“保洁员”

○傅寒韵

那年小城盛行爬山,一座离家近又不高的小山就成了我的首选。山上绿树成荫,还有那风化的石阶、斑驳的亭柱。山顶那座小庙飘出檀香的味道,似乎在诉说着这里还没被人遗忘。在这山道上,我遇见了他,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伯。

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,只是在这山道上遇见过多次:行进中的他,倚着树干休息的他,弯腰捡垃圾的他……

第一次见到他,对他的印象就是——山道保洁员。直到有一次,我坐乡村公共汽车回家,他在一个农村菜市场上了车,拎着一只大购物袋,坐在我的前排。快到城里的时候,我听到他给什么人打电话:“我快到家了,今天买到了新鲜野生虾,还有一些小鱼!”

他是住在城里的山道保洁员?这引起了我的兴趣。后来爬山,我发现他对人都说普通话,再后来,我发现有几次他戴着MP3爬山……我渐渐确定他和我一样,就是个爬山者。可他怎么一边爬山,还一边捡垃圾呢?我暗自嘀咕,又不好意思求解。

可事有凑巧,那天我从山下来,在山脚的亭子里见他在逗弄一位老妇人怀里的孩子。我毫不犹豫地走过去,假装休息坐在他们

旁边。起初他们在交流带孩子的心得,后来那老妇人话题一转:“经常看见老哥你来这里,你也住这附近?”“哦不,我住城里,来这里爬爬山,锻炼锻炼身体!”“你拎着的那一袋不是吃的吗?”“噢,这是我捡的垃圾。”原来老伯退休在家没事干,喜欢出来爬山锻炼锻炼,顺手便把山上游客扔掉的垃圾带下来。老伯说,这还是一次陪大孙子参加学校活动学来的,老师说这叫环境保护。老伯看我在旁边听得入神,还朝我笑了笑。

天气渐渐冷了,我也停止了每周一次的爬山活动。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坚持捡垃圾,可又隐隐觉得他不会就此放弃。等我再次站在山脚下时,已是第二年的春末夏初。一路上山,山道上空无一人,我刚站在小庙门口,突然,几只鸡从小庙后面冲出来,四下逃窜。在咯咯声中,我又看见了他。

他好像认出了我,先是愣了一下,然后拎着塑料袋向我走来。到了近前,他从塑料袋里掏出了一把红果子:“给,今天运气不错,找到一大片,可甜呢!”见我不接,他又道:“这是野草莓,纯天然的,可比那些大棚里种植出来的味道好。你也尝尝吧!”我笑着接过,没吃就感觉到了浓浓的甜味。

## 直击真相

## 作文就像一场感冒

○王珍

记得那时刚刚提“休闲”的概念,各大报刊闻风创办了“休闲周刊”“星期刊”等。

我在的那家报社也一样,创办了一个“大周刊”,内容多以娱乐消遣为主,比较“八卦”。

一日,听星期刊的编辑向主管副总告急,说稿源紧缺,有一个版面似要开天窗了。请求是不是从网上扒些文字救急。

我一听立刻多管闲事(我当时在另一个部门任编辑,手头该做的事情也是一大堆),说我愿意写些无厘头的文字供人消遣。

可能也是出于无奈吧,那副总认可了,让我立马写个5000字的稿子来充版。

我立刻来了劲——倚马可待!于是,一气呵成《十大酸户头大暴光》。

据小道消息说,那编辑

和值班副总看了这个稿子,当场差点笑岔了气。

第二天,据说有大半的杭州市民笑得满地找牙。许多朋友给我打电话,说要请我这个“恶搞的女人”吃饭,因为我让他们“从来没有笑得这么开心过”。

那天的那份报纸几乎都被从办公室带回了家,在家里的茶余饭后“读报纸”,然后全家笑作一堆。那一天,让他们的家庭气氛空前的好,因为笑而忘记了查问孩子的作业和考试的成绩,也忘记了白天的工作或是人际的一些不快……

后来,这篇文章被许多家杂志转载过。记得有一家杂志把标题改为《酸户头是怎么让大牙下岗的》。那位主编大人尽管已经看过一遍笑过一遍,但在审稿时还是忍俊不禁给我打了电话:“知道你搞笑,

但我只好QQ隐身或者装作忙碌。

其实,我觉得有的文字不是用用心、抓紧时间就能写出来的,纯属身体的自然生理反应。就像感冒了,你就是打针吃药,它照样是眼泪鼻涕往下流,偶尔还会咳嗽或者打两个很响的喷嚏,完全是一种不可抑制的自然流露,可遇而不可求。

这就是我的写作状态,基本上和勤奋、用功无关。这也是我真实的写作体会。

不过,除了个别和我病相怜者之外,更多的人选择不相信我的体会,他们更愿意相信写文章对我而言是一件轻松愉快的简单事,包括和我朝夕相处的胖子也是这么说的,不然为什么日志、博客、公众号没完没了地写着“贼啊”。

所以,要评职称的托我

写论文,做企业的要我写策划文案或者宣传报道,家长找我教小孩子写作文,有人写了长篇小说让我“指教”,甚至媒体从业者希望我给我“修改”文章……

好比有人要我代他感冒,我当然没有崇高到“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”的境界。

因此得罪了不少人,有人反目说,写了没得好的人有趣得瑟;也有人说,不让路,举手之劳不肯帮忙;最怕的还是有人说,看了你的文章,写得不错,啥时来写写我啊?约吗?

在此,我想很慎重地声明一下——假如认为我除了会写些拙文没什么利用价值的人,请绕道而行;假如不谈写作只话友情,来吧,我们做朋友。因为,一个人一生不感冒很难做到,但天天感冒的话也是会死人的。

## 当代生活

微信群友  
和往事情结

○钟迪良

前段时间,原嘉善拖拉机厂的几位工友,来到我办公室,说起要收集原厂里的老照片、老物件等,待时机成熟搞个老工厂博物陈列展,邀我一起策划参加并加入到名为“嘉善拖拉机厂老朋友”这个微信群,我欣然答应。

入了群,进入朋友圈,大家似乎成了朋友。我翻阅《说文解字》,原来“朋”在古文里写作“鳳”,两个“月”象征着凤飞翔时翅膀的形象。据说每次凤高翔时,都会有大量鸟群追随,相依相偎,所以“朋”最根本的属性是寻求陪伴,摆脱孤独。

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里有“嘤其鸣矣,求其友声。相彼鸟矣,犹求友声。矧伊人矣,不求友生”的优美吟唱,原是世间生灵都在不断寻找着志趣相投的“朋”。看来“朋”实乃万物之需也!

查看微信群,我无形之中发现形成了一个人生时段的岁月链,而且都有点时代特征。像“原浦弄小学老同学”群,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说起儿时的校园,童年时代那遥远的记忆和点点滴滴的情愫,时不时地在群里流露。讲起在我家看“小人书”、做“皮弹弓”、“洋片”等,这些都是那个年代孩子们的爱好。群里80多岁的班主任老师也参与进来,时不时地提起小学时的往事,让人珍惜和激动。在回味人生冷暖后,我明白了同学间那至纯至真的情感。

“一连二排”中学同学群,一看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,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,学校不是按初一、初二、初三排班,而是按一连、二连、三连部队式编排。中学只短短两年,但微信群里发来的一段文字——“有一种感情不再浓烈,却一直存

神的理解,也显示出了晋鹰作为一个画家所具有的扎实基本功。据了解,晋鹰为了创作这幅《百鹰图》,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作前期准备,比如外出写生、观察、构思。然后,他历时3个月完成了这幅《百鹰图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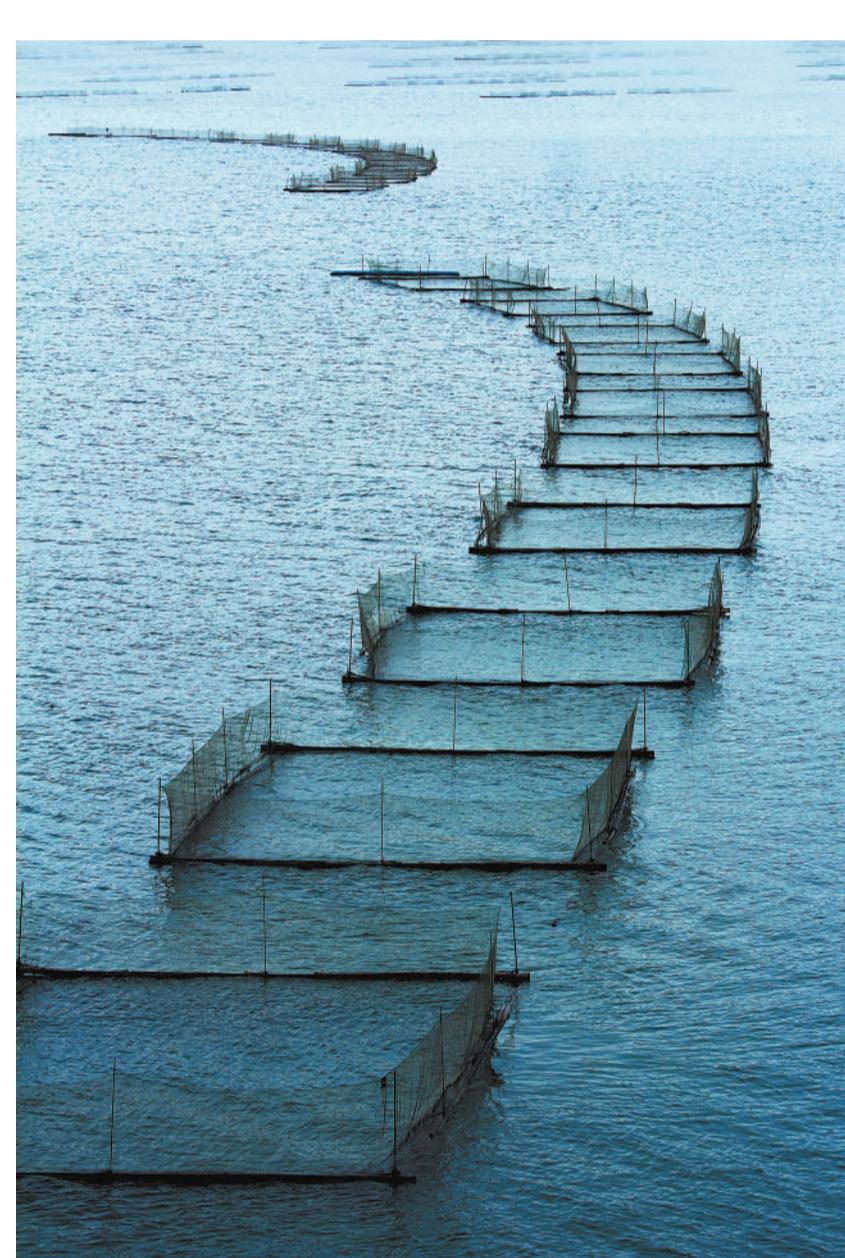
晋鹰生长在江南水乡古镇——乌镇一个文人之家,受家庭影响和父亲的教育,从小酷爱书画艺术。晋鹰14岁尊父命到乡下学木雕习画画,先得桐乡花鸟画名家刘雪樵先生指教,上世纪80年代有幸拜在中国美院教授、著名画家夏子颐先生门下,专攻写意花鸟。如今,晋鹰已是中国书画学会副主席、中国文人美术家协会理事、中国书画研究院艺委会委员、中国艺术家协会会员、浙江鹰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、凤鸣画院副院长。

这几年,晋鹰相继在杭州、桐庐、苏州、湖州、金华、厦门、兰州等地,展出自己画“鹰”为主的新作。画鹰现在已成晋鹰创作的新亮点、新特色,他的画很有凝聚力和想像力,画面很“静”,很“纯”。著名画家、美术评论家郑省三看了他的画的鹰评论说,画面处理得简朴又明快,画面没有火气,显得高雅清秀,手法是工笔结合大写意,可谓是“有声有色”深得笔墨之妙,已达到很高的境界。

眼下,晋鹰已是一名职业画鹰人中的佼佼者了,中国军事博物馆、中央军委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等都收藏有他的作品。他说:“我喜欢画鹰,希望飞得高,飞得远,希望我的艺术人生似鹰一样搏击长空。”如果您喜欢,可以前往他在杭州玉皇山路观音洞的工作室,鉴赏他画鹰的众多作品。



晋鹰创作的作品。



龙鳞出海

陈勤 摄

## 人物速写

## 晋鹰画鹰

○邹伟峰

认识晋鹰,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。酒桌上喝的是红酒,几杯落肚,彼此便打开了话匣子……

晋鹰生长在江南水乡古镇——乌镇一个文人之家,受家庭影响和父亲的教育,从小酷爱书画艺术。晋鹰14岁尊父命到乡下学木雕习画画,先得桐乡花鸟画名家刘雪樵先生指教,上世纪80年代有幸拜在中国美院教授、著名画家夏子颐先生门下,专攻写意花鸟。如今,晋鹰已是中国书画学会副主席、中国文人美术家协会理事、中国书画研究院艺委会委员、中国艺术家协会会员、浙江鹰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、凤鸣画院副院长。

这几年,晋鹰相继在杭州、桐庐、苏州、湖州、金华、厦门、兰州等地,展出自己画“鹰”为主的新作。画鹰现在已成晋鹰创作的新亮点、新特色,他的画很有凝聚力和想像力,画面很“静”,很“纯”。著名画家、美术评论家郑省三看了他的画的鹰评论说,画面处理得简朴又明快,画面没有火气,显得高雅清秀,手法是工笔结合大写意,可谓是“有声有色”深得笔墨之妙,已达到很高的境界。

他经常到野外写生,看山,看天,看鸟,天长地久“冥思”、“构画”,寻找自己的创作灵感。他常常分析研究历代名家画鹰的用笔和技巧,并结合自身进行创作。他的画工细与大手笔结合,有“古意的”,有“现代的”,有“东方的”有“西方的”,让人感觉到他的勤奋和广博。在他的作品中,有一幅25米的长卷《百鹰图》,画面中的鹰千姿百态,生动而感人,体现晋鹰对鹰的感悟和对鹰的精